

docsriver.com
商家本本店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中世纪经济社会史

下 册

〔美〕汤普逊著



97593

K13
15:1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中世纪经济社会史

(300—130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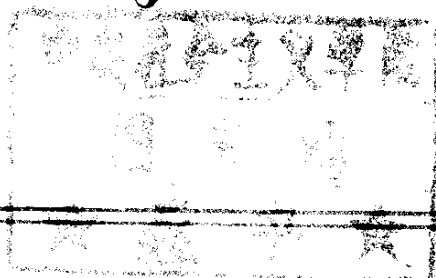
下 册

[美] 汤普逊 著

耿淡如 译



200305918



商务印书馆

1997年·北京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五十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幸赖著译界鼎力襄助，三十年来印行不下三百余种。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1981年着手分辑刊行。限于目前印制能力，每年刊行五十种。今后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将陆续汇印。由于采用原纸型，译文未能重新校订，体例也不完全统一，凡是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都一仍其旧，个别序跋予以订正或删除。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对我有用的精华，剔除其不合时宜的糟粕，这一点也无需我们多说。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这套丛书出好。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83年5月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目 录

第十七章	十字軍时期的意大利(1100—1300年).....	1
第十八章	十字軍时期的法国(1095—1270年).....	50
第十九章	霍亨斯陶芬德意志(1125—1273年) 法兰 德斯和低原国家.....	81
第二十章	日耳曼人向东扩展和殖民	102
第二十一章	斯干的那維亚	131
第二十二章	伊斯兰教和基督教西班牙(711—1284年)	139
第二十三章	中世紀的商人旅行、市場和市集、香宾市 集、貿易管理.....	161
第二十四章	新寺院团——克伦尼派、息斯脫西安派、普 勒孟斯特派、法兰西斯派、多米尼克派	208
第二十五章	教会和封建社会	261
第二十六章	封建制度和封建階級	324
第二十七章	庄园: 中世紀时代的农民状况.....	358
第二十八章	城市的兴起和行会的形成	407
第二十九章	早期中世紀时代的結束	443
参考书目提要		460
附录 譯名对照表		508

地图目次

德意志和意大利間的商路	7
北意大利的商路	15
中世紀德意志的商路	97頁前
斯拉夫人地区内的日耳曼人城市平面图	114
香宾地区市集	194
一所理想寺院的平面图	239
一所庄园的平面图	367
公元 1300 年时中世紀欧洲的經濟地图	459 頁前

第十七章 十字軍时期的意大利 (1100—1300 年)*

意大利在西欧、拜占廷和穆斯林世界之間的中心地位决定了它在十字軍时期占着中世紀商业史上的优先和卓越地位。沿亚得里亚海的威尼斯和巴利逐漸增加了它們和君士坦丁堡、埃及、叙利亚、巴巴利海岸的貿易。阿馬斐、热那亚和比薩同科西嘉、撒地尼亚、巴巴利海岸和南法进行着貿易。正是意大利人，首先組織了在河流上用船舶、在阿尔卑斯山路上用大篷車的运输方法。他們是香宾市集上的主要商人集团；他們也首先改进了商业上的重要营业方法，就是使用汇划票的办法。尽管有通行稅和关稅的阻碍，尽管有沿途的不安全和时常碰到战事的危險，意大利的商业还是非常繁荣的。

在上面一章里，我們已提过：政治統治的不同和文明与傳統文化的多样性是中世紀意大利历史上的显著特征。在十字軍东征时期，这些特质还加剧并扩大起来。意大利比往昔更加成为“一个地理名詞”了。所以，叙述意大利的历史时，我們不可能把它作为一个統一体来讲。相反的，我們必須追叙几个个别地区的历史，尤其是那里的几个城市的历史，因为意大利本质上是有多数城市的和城市国家的地方。意大利的半島形状决定了那些伟大商业共和国：威尼斯、热那亚、比薩的海运性质，也决定了諾曼人意大利和西西里在地中海区同利凡得的广大貿易。意大利內地也先后发展了两

* 地图：錫倍德：《历史地图册》，第 72 頁。

个重要的商业和工业地区,就是,伦巴平原和多斯加納; 人口稠密的伦巴城市,尤其是米兰城,在商业上的重要地位早已表现出来,而多斯加納,后来在十三世紀由于有着两个竞争的城市,佛罗伦薩和塞亚那,也得享盛名。羅馬城从来不曾有过商业上的重要地位,但另一方面,由于教会高度发展的財政政策,在十二世紀,它已成为一个重要的金融中心。由此看来,意大利可分成为五个分隔的商业地区:(1)伦巴第,(2)威尼斯以及沿亚得里亚海东岸的扎拉和拉古薩城市,(3)利古里亚沿海共和国:热那亚和比薩,(4)下意大利和西西里,(5)多斯加納。当貿易的重要性提高的时候,这些竞争地区之間的竞争越来越激烈;甚至早在十二世紀,它們之間已时常发生战争。所以,对于各地区的历史,約在 1200 年之前,还可分別叙述;但在此之后,全意大利都已卷入一个政治經濟斗争的漩渦里了。

关于意大利的这些个别的商业地区,应指出一个重要点:即地理环境对它們的影响。威尼斯、热那亚和比薩由于它們地位的关系,沒有可控制的腹地,所以,是海洋性的,而它們的商业是依靠它們的海权的。下意大利和西西里經營半陆运、半海运的商业,而伦巴第和多斯加納城市,因为在內地,則完全从事于陆运貿易。

在伦巴第和多斯加納,基本人口是手艺人、勤劳而又守法的人民;在他們之上有一个繁荣的中等阶层;他們大多从事于商业,他們的商业公会系統,是一个又牢固又有伸縮性的組織。对外貿易使热那亚、威尼斯和比薩变为强大,正象从制造工业所获得的財富使米兰和佛罗伦薩能够征服并兼并在它們周围的貴族領地那样。对这两种富源,羅馬城一种也沒有。它的位置是不适合于貿易的;因为沒有市場,它不出产什么可以出售的东西,又由于长期的疏忽,它的沿海区坎帕納的不健全状态,使那里的肥沃土地遂无法利用……因为沒有工业,所以那里沒有什么值得称做一个市民阶层的人口。居民仅仅是烏合之众……他們住得太近圣物,因而对它們沒有多大尊敬的感觉;他們凌辱教皇并敲詐云集在那里神殿的香客們;他們也許是在欧洲沒有运送过新兵

去参加十字軍队伍的唯一社会。教士、僧侶和一切形形色色的教廷食客，构成了人口中的大部分；而在其余的部分中，很多人在半行乞的状态下，依靠无数的宗教团体来維持生活；这些团体本身也是由于接受贈与或由于掠夺拉丁基督教国家而发财的。那里的貴族家庭众多，既强橫又残暴；他們有一群目无法紀的扈从队伍跟随着，經常地互相进行战斗，或在附近乡村的堡垒中，或在城內的街道上。^①

至于羅馬城商人，只是些店員。全部真正兴旺的工业，仅仅是云石匠、金銀匠和鑲木細工的行业；他們都是依靠教廷来維持生活的。

在十字軍里获益的意大利国家中，威尼斯是最早的，也是最大的国家。上文已說过，早在那个运动发生之前，威尼斯在亚历山大城已享有貿易的垄断权，并在君士坦丁堡已获得一个重要的基地。当波希蒙德在1105年象他父亲在1081年所想做的那样，企图占領都拉索的时候，威尼斯再一次阻撓了这一計劃，并向拜占廷皇帝索取报酬，要求增加威尼斯人在君士坦丁堡的商业利益。他們所获得的让与权，非常巨大，所以亚历修的继承人不願繼續履行条約；威尼斯为了报复这一行动，占夺了薩摩斯和开奥斯两島。后来，拜占廷帝国由于害怕諾曼人的侵犯，仍然不得不越来越多地接受威尼斯的要求。在援助了皇帝麦紐尔在科孚抵抗諾曼人（1149年）之后，威尼斯的前景似乎比以前更加灿烂了。它被給予在君士坦丁堡的一个新的居住区和另一个碼頭；而它的貿易自由权还扩展到克里特島和塞浦路斯島。此后，威尼斯人开始同希腊人互通婚姻，也总是完全局限于他們的居住区内。1172年，他們和麦紐尔的誤会，使商业停止，但不久威尼斯人又获得了和希腊人平等的地位。单单在1192年这一年里，伊撒克·安极乐斯賜給威尼斯四张单独的特权状，而在1200年，他的弟兄还以东羅馬帝国全境

^① 布賴斯：《神圣羅馬帝国》。

內的貿易自由權給予威尼斯人。當時，西歐人對帝國竟以保護人自居，而稱之為“小羅馬”。威尼斯殖民帝國，就是這樣地建立起來的。在君士坦丁堡，威尼斯商站位於佩拉的郊外，人口很多，以致希臘政府為此常感到焦慮。從伊撒克·安極樂斯的一項條約里，我們可判斷威尼斯人在“小羅馬”各地僑居的人數怎麼多；條約規定：威尼斯人，如遇帝國需要他們的援助，應配備一百隻船；每隻船應有一百四十個橈夫，總共應有一萬四千人。從這一項規定的數字看來就可想見一個包括婦女、兒童、商人、代理人、手工藝人在內的巨大人口了。在意大利，威廉二世於1175年也以他國家內的自由貿易權賜給威尼斯人，並把他們應付的關稅，減少了一半。

從十字軍初次出現時起，希臘皇帝就害怕它們來到東方，而事件的進展果然證明了：他們的畏懼心理是具有充分理由的。為了盡量利用這項局勢，東方皇帝曾竭力聯絡意大利的商業城市，以期它們成為有用的同盟。1111年時，比薩獲得了那位在黃金角的南岸、對着威尼斯居住區并毗連過港渡口的碼頭，那就是今天的加拉達橋所在地。威尼斯的權利擴大了。麥紐爾一世昆尼諾斯(1143—1180年)開始認識到：一個力足以成為有助的同盟的城市也可成為一個危險的敵人，他對在首都里的這些團結的外人團體，有些害怕，因而他要求每個人應舉行封建式的忠誠宣誓，使意大利人對他負有付租、獻金、服軍役等等的義務；而他所要索的又往往是苛重的捐稅。據估計，1180年時，在君士坦丁堡約有六萬個意大利人。然而，那正在和諾曼人作戰的并夢想對意大利重建東方帝國權力的麥紐爾，為了實現他的目的，對意大利人還賜給了更多的讓與權。威尼斯人所得的部分，上文已講過。比薩人在過去一個不知道的時期，曾被逐出於城內，現在，在他們的領事向皇帝宣誓效忠的條件下，准予回來了(1171年)。在早些時候，熱那亞在加拉達已有一個居住區，但直到麥紐爾時代，它的市民才被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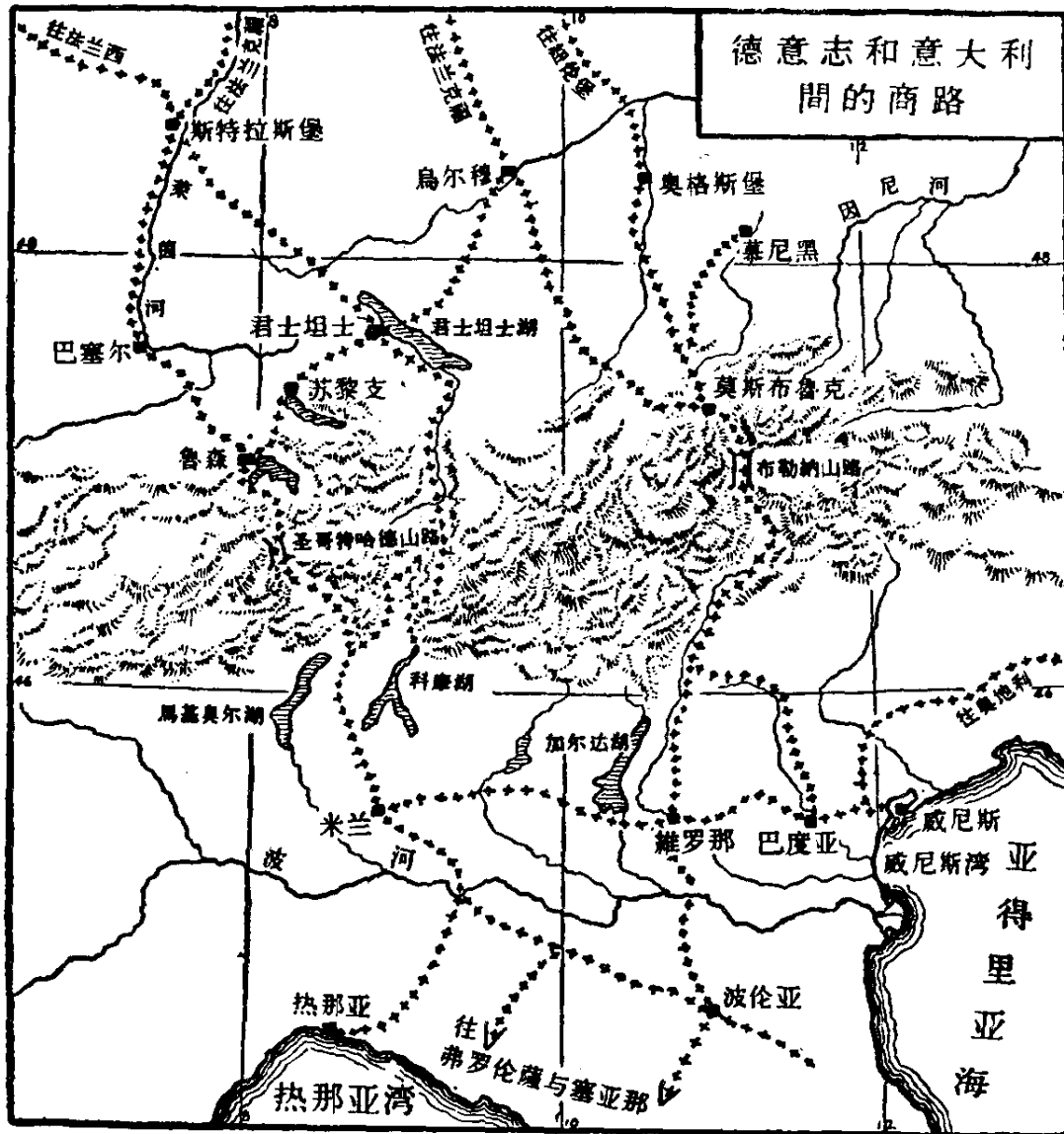
在和比薩人平等的地位上。热那亚人的居住区有着一段困难的历史；它曾被威尼斯人或希腊人破坏过，并約在 1200 年时由于居住区主人的海盜行为被沒收过，但在 1201 年热那亚人的特权得告恢复，那是在第四次十字軍之前給予商业城市的最后一次让与权。在这时期，在加拉达有一块居住区的拉古薩，也可算作一个意大利城市。这些居住区，都是位于黄金角的水濱上。每个居住区不可缺少的部分，是那連接碼頭和船舶的扶梯 (scala)。有趣的是：今天土耳其人还沿用“scala”一詞来指一切船塢和碼頭。

伦巴城市的誕生固然不是由于十字軍运动，但它們却大大地激励了这些城市的发展。它們运输貿易的数额和种类变为这样巨大，以致威尼斯、热那亚、比薩的沿海城市和布罗溫塞尔城市象馬賽那样，都不能完全承担下来。波河的巨流以及它通至阿尔卑斯山脚下的北方支流、那些輻輳于伦巴平原的阿尔卑斯山路、这些山路所提供的到德意志和法国去的捷径——所有这些因素，結合在一起，使米兰、巴費亚、格里摩拿以及几乎每个其他北意城市都增加了它們的財富和人口。

伦巴城市兴起的直接因素，是商业的复兴。我們可把格里摩拿的历史作为例証。起初，威尼斯和科馬奇奥的商人来到这个城里經商，后来，当地商人开始把商业掌握在自己手里。但在格里摩拿，主教和附近貴族反对市民阶层势力的日益成长，因而他們和市民阶层之間时常发生冲突，如在 924、970、978、992、998、1031、1048、1058、1066 年。从这种冲突次数的增加，可见那里的貿易日益变为重要，而那里的市民的政治自觉性也逐渐发展起来了。1066 年以后，关于这些冲突，沒有記載。但显然，到了 1114 年，主教和貴族早已放弃这项掙扎，因为在那一年，当皇帝亨利五世給格里摩拿城以城市宪章时，他表示：他似乎是在使一个长久存在的情势变为合法化而已。

米兰，由于它接近大部重要山路的幸运，由于它的市民的努力，占有这项貿易的最大部分。在西端，巴費亚占着第二位，因为巴費亚为热那亚充当了中間商角色。格里摩拿可能占着第三位。在所有的伦巴城市之間，为了貿易的优厚利潤而进行了激烈的竞争。格里摩拿，在1098、1116和1130年，曾进攻格里馬；在1110年，曾进攻布里西亚和托东那；在1120年，曾进攻帕馬。但是米兰的貪欲比起任何其他城市还要大。罗塞耳二世在1136年曾看出：伦巴第是“一个城市公社的战场；各城市之間存在着深刻的仇恨，使它們分成敌对的同盟体系”。十二世紀早期，在伦巴第成立了两个敌对的城市同盟；它們的首領，米兰和巴費亚，互相爭霸。帕馬、摩德拿、格里馬、托东那和布里西亚站在米兰方面；罗地、格里摩拿、皮阿森扎、勒佐、諾瓦拉和阿斯提站在巴費亚方面。1111年，米兰人把罗地城削为平地，逐出了那里的居民，使他們居住于它周围的小村里。巴費亚同盟被迫接受了屈辱的条件，那标志着米兰的商业霸权。于是托东那城重行建造，亚达和提斯諾两河上的桥梁也告恢复；这样，米兰可直达諾瓦拉領土和蒙斐拉侯爵的庄园。

据说，在十一世紀末期，米兰已有三十万人，住在米兰城內和在隶属它的周围村庄地带內。它曾拟訂一项宏伟計劃，就是，要集中所有波河流域的商业于自己手里或强制它的竞争者向它納貢。米兰陆上部队在公路上巡邏，拦阻商队，强制他們把商品运到米兰去，不管他們要到哪里去。它的武装船舶在河流上和运河上对格里摩拿及其他城市的船舶进行检查。当这些强制办法不生效力时，它就采用战争了。1127年，在长期围攻之后，它使科摩变成废墟；在这次围攻里，它的很多臣服城市的民兵也参加作战。在这次战争里，米兰还雇佣了比薩造船匠来建造一支湖上舰队。为了自卫起见，北意城市在巴費亚领导之下，組成了同盟；1130年当皇帝罗塞耳二世来到意大利时，它們請求他的支持。然而，皇帝因事远



至南意，然后遡返德意志去；因而没有什么結果。但是，1158年，当米兰第二次破坏罗地时，它发觉自己已做得过火了。当时，罗地乞援于皇帝。

皇帝腓特烈紅鬍子的政治和社会哲学，是封建传统和复兴的羅馬法的混合物；里面不容什么自由城市制度的，更談不上这样大胆的城市公社制，象米兰城的那样。在他領兵越过阿尔卑斯山之后，他一定会认为：伦巴意大利是一个奇特的景象。弗賴辛·鄂图，皇帝的叔父，也是十二世紀中杰出的历史作家，流传下来一

篇关于这个地区的描写：

几乎整个地区分属于各城市，每个城市强制它的領土上居民服从自己的权力。在一个广大区域内，人們几乎找不到有一个有地位的或重要的人是不承认他城市的政权的……論財富和权力，它們胜过了世界上一切其他城市；它們的統治者〔皇帝〕繼續駐在阿尔卑斯山彼側因而长期不在的情况，也进一步促进了它們的独立地位……它們虽以生活在法律下来自豪，但并不服从法律……在所有的这些城市中，米兰已成为领导者……在意大利王公中，差不多只有阿斯提的主教和蒙斐拉的侯爵威廉（一个高貴的伟人），能够使自己脱离了城市的控制。

按社会經濟的意义来讲，这些城市居民通过从工商业积聚起来的財富的增加，已摆脱农奴状态而成了自由人与市民了。按政治的意义来讲，伦巴城市已成为自由的自治共和国。米兰所实行的原則和腓特烈一世在伦巴第所看到的城市独立的巨大程度，两者都是使他震惊的。“伦卡里亚會議是对由于搗毀市民巢穴而重建了秩序所举行的一次庆祝合唱”。当时，所流行的可怕混乱状态，也同样使得他感到震惊。米兰对平原上的大部城市正在进行战争；威尼斯对拉溫那，維罗那与維晋薩对巴士亚与特累維索，比薩与佛罗伦薩对卢加与塞亚那，也都在战斗。一个德国历史家写道，“残酷的作战派別，使意大利浸沉于血泊、火焰和搶劫的氛围中……城堡、村庄、田野都被破坏无遺。”对于他的說法，如果沒有一个伦巴作家予以証实，我們可能有所怀疑；有位伦巴作家写道：“荒野和狼比农业增加得还要多”。伦巴城市还需要长久的时间和痛苦的教訓来学习这一道理：自由和自治只有通过經驗，才可获得；如果滥用的話，它們就会失掉。

經由西阿尔卑斯山通法国的四条山路，对皮德蒙特和西部伦巴第的关系，正象德意志阿尔卑斯山路对中部与东部伦巴第以及南部德意志的关系一样。现在，我們必須談一談这些山路。它們是：大圣伯尔拿山路（这是唯一向西北的山路，对莱茵河流域和塞

納河盆地都同样有利)、小圣伯尔拿山路、塞尼山路、日内佛尔山路。由于这些山路地势高、嶮峻以及气候的危险性,旅行本来是困难的,而况古代羅馬的建設已被破坏。查理曼传的作者爱因哈德,伤感地論述了跨越阿尔卑斯山路的“困难”。当然,他对这些山路是很熟悉的,因为他有一篇生动的記載留传下来:他描述了把两个东方圣徒的尸体运过阿尔卑斯山到德意志路途上所遭遇的艰苦情况。在中世紀的中期,这四条山路都位在勃艮第王国境内,但当封建分化过程逐步进展的时候,那个“王国”几乎成为一个政治的空壳,而这些山路的控制則落入阿尔卑斯山两侧的各个領主手里。于是,这些山路的西端大部归属薩伏衣公爵所有。

然而,在长时期内,位于意大利那边的这些山路的起点,是在皮德蒙特的公爵手里:例如,伊甫累阿的侯爵控制了大圣伯尔拿山路的意大利方面的入口处;亚俄斯塔的伯爵同样地控制了通往里昂和格勒諾布尔的塞尼山路以及小圣伯尔拿山路;苏薩的領主扼守了通往布罗溫斯和格勒諾布尔两城的日内佛尔山路的入口处。从伦巴第各城市来的商人,都須取道于其中这一条或那一条山路的;巴費亚、阿勒散德里亚和摩德拿,实际上是他們的票据清算所。1027年,当皇帝康拉德二世同英国和丹麦的国王卡紐特大帝,在羅馬城会晤的时候,他們協議暂时合理地豁免了香客与商人在这些山路上的通行稅;伊甫累阿·阿多英曾封鎖意大利那边的山路起点,而这种情况直到皇帝康拉德二世在1032年获得了勃艮第橫跨阿尔卑斯山領土时,才得改善。到了十二世紀,有三条山路和日内佛尔山路的意大利一端,已完全归薩伏衣所有。同薩伏衣公爵分享通行稅收入的,只有某些被照顾的寺院,然而,后者对于往来旅客給予救济,作为还报。亞馬厄斯三世在1124、1125、1137年,对大圣伯尔拿山路上著名的庵堂^①,曾多次贈与,他同时也关心于改

① 阿尔卑斯山中往来旅客寄宿之所。——譯者

进那些塞尼山路上旅客的安适条件。在他的开明統治下，苏薩山峽曾有过繁荣景象。虽然他在薩伏衣的利益，在于征收封建捐稅，但他很聪明，能看到：在皮德蒙特，他贊助公益的事情，是对他自己有好处的。苏薩成了他的一处喜欢的地方，因而是被免除通行稅的。同时，他还保护他在薩伏衣的农业利益并“禁止他的伦巴臣民到他的勃艮第領土上去购买綿羊或羊毛，大概因为畜牧和出产羊毛业是那里的主要实业，因而伦巴中間商人，不准去参加这种貿易。”在阿尔卑斯山路上的通行稅中，塞尼山路上通行稅的收入，最为丰富。公爵精明地豁免了来自意大利的意大利人的通行稅，而在回来时，他們也只繳付半通行稅；这一规定一方面增加了交通運輸，另一方面也鼓励了在阿尔卑斯山南側臣民的貿易。

在皮德蒙特意大利，阿斯提是最重要的城市；它的位置有利于橫跨阿尔卑斯山的貿易的。它的銀公司：沙拉利、巴得利、巴拉尔利和比卡同香宾市集，有着密切联系。它們也处理薩伏衣伯爵們的很多政治业务。巴費亚是热那亚和南德意志之間的中間商。

尽管有战争、虐政和舞弊，伦巴城市的事业进展仍是与日俱增。正是这种强暴状态，象征着在社会經濟上方兴未艾的新欧洲之希望和力量所在。这是为帝王不得不承认的自治市民的一个欧洲，这是自由手工艺者和商人的而非束縛于庄园領主領地上农奴的一个欧洲，这是新經濟状况、新社会結構、新社会观念、新政治形式的一个欧洲。

經過几年的破坏战争之后(战争的过程，这里我們无須詳述)，伦巴城市赢得了胜利。在君士坦士和約里(1183年)，这些农奴和賤农的后裔被承认为帝国的公民，就是市民；他們的城市变为自由、自治的社会；制訂法律、执行司法和課征賦稅之权，掌握在他們手里；自由商人和自由手工艺人的地位也获得承认；那些久已被城市所废止了的旧封建法律，让位給各个城市的近代习惯法，就是，

符合于时代精神的习惯法,而非过时陈腐的封建习惯法;几乎所有从貿易和商业所产生出来的私人动产,也是和不动产处于平等地位上。在伦巴意大利,封建制度只是一个空壳而已;只是一些存留下来的枯萎而古旧的中世紀遺迹而已;象山頂上的頹废古宮一样,它們是靜寂的东西,也是奇怪的东西。

米兰在被腓特烈一世化为灰烬之后,复兴起来,比以前还要伟大。米兰和其他伦巴城市,除了自己所造的商品之外,还直接采购利凡得进口貨,并站在中間商的地位上把这些商品分配給阿尔卑斯山外的地区。伦巴人以木材、生鉄、熟鉄、谷物、羊毛布、咸肉、食盐和玉蜀黍来交換肉桂、胡椒、蕃紅花、生姜、靛青、檀香木、硫黄、絲絨、毛毯、白矾、樟腦、苏木、糖、制香材料、沒药、綢緞、銀鼠皮、染料、金綫錦、香粉、珠宝和首飾品。到了十二世紀末期,阿尔卑斯山路已完全成了通商大道;在春夏两季,路上商人队伍往来不絕。

在1183年君士坦士和約簽訂之后,伦巴第的重要經濟发展,是在建筑桥梁和开通运河方面。但是,波河下游不容易以固定桥梁来橫跨两岸的,因而那里只有浮桥。这些新兴的土木工程,对于商业和农业的影响,都是很大的,对商业說,在于使交通便利和運費减低,而对农业說,在于使大面积的土地获得了經常灌溉。在十三世紀中,伦巴第的繁荣景象,既表现在农业生产品、牲口和羊毛方面,也表现在它所經營的貿易方面。

在十二和十三世紀,伦巴第开通运河和建造灌溉系統不是新的事情,而是古代羅馬慣例的复兴。在这些近代运河中,很多名字甚至和原来的羅馬名字,也沒有多大变更。第五世紀后,在物质文明普遍崩潰的状态下,由于堤壩和排水工程的荒废,或由于引水管的毀損,羅馬的坎帕納、彭廷沼地、多斯加納的瀕海区都已变为瘴气瘡疾的地帶了。伦巴第虽然从来沒曾有过象这种传染疾病的地区,可是連伦巴平原的大量土地也逐漸变为沼澤地了。一个意大利

历史家写道，“在这时期，伦巴省的大部分已遍布森林。现在，茂密耕耘的地带，原来是一片积水的低地，或干燥荒地。稻子或桑树的种植，当时还没有知道；而土地上的产物都是充作食料的普通谷物以及为制衣服用的亚麻。”另一历史家也说，“然而，往昔较好时期的某些痕迹，依然留存着。水草地的存在还被提到。它们的产品通常按青草或干草作为普通量度来计算的方法（这个方法还在使用），可远溯于第九世纪的初期。然而，对那使平原有着陆沉危险的洪水的斗争，后来约有二百年之久未曾进行……在1100年以前，但正确的日子还没有知道，那些原来在罗马人时代所建筑起来的古代工程，已经恢复并扩展……1162年，米兰城先由皇帝腓特烈红鬃子的破坏以及它后来约在1176年更大规模的重建，导致这些水利工程的扩充。”^①

罗马法律对河流和公共利益之间关系的看法，是健全而现实的。可航行的河流，是属于公共性质的。私人权利只适用于两岸和河流中的岛屿；在河流改道的情况下，那遗弃的旧航道认为是属于毗连土地所有人的。但是，封建法已把这一切倒置了，中世纪贵族把他们的私人所有权扩展到可航行河流的水道方面；他们横吊链子，或放置木桩来拦阻交通，以便对往来河流上的一切交通运输，征收通行税。换句话说，封建制度把那些作为浮动道路的河流，看作陆路本身一样。但在1183年的君士坦士和约里（第3条），那在意大利从未消逝的罗马法，获得重申，而伦巴城市恢复了所有过去被封建主所僭窃的权利。^②从那个时候起，河流被看作公产了。这些权利归于伦巴平原的城市。至于有关伦巴第道路系统和桥梁

① 布鲁希提：《米兰内河航运计划与工程史》。

② 在伦巴城市，对罗马法进行精深的研究，这不是一个偶然事件。拉希达尔说：“在意大利城市的商业和政治社会里，需要实用的知识，需要管理社会生活的科学——需要按最严格意义的文明。而这一需要是以恢复研究久被忽略而尚未完全忘了的古罗马法律来适应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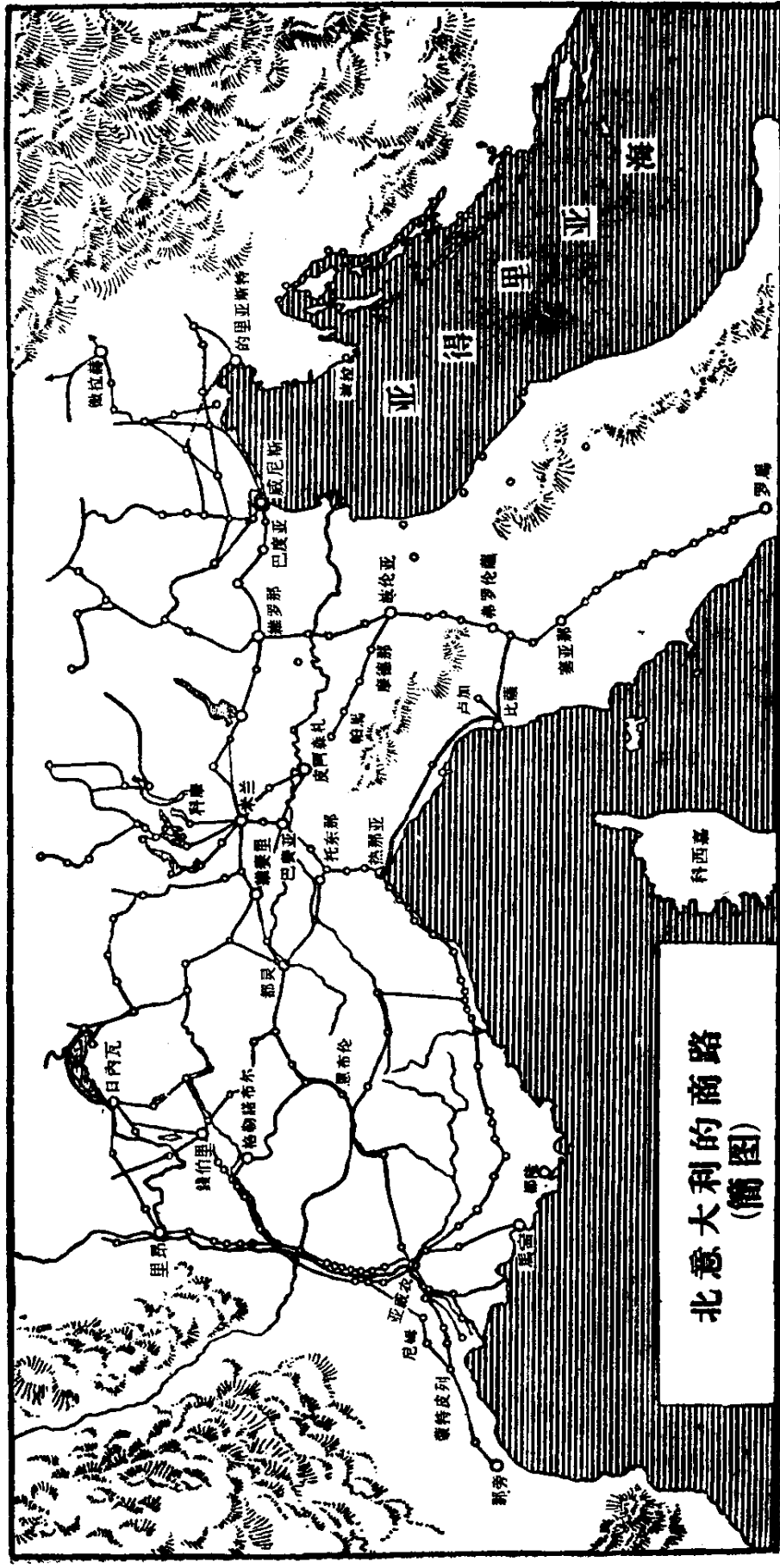
的封建权利,封建主也同样地繳出;这样,城市遂恢复了管理它們的权利。

提斯諾运河的开始日期,是在1177年;孟都亚周围的人造湖的形成是从1188年建造明韶河上的著名工程开始的,而該河发源于加尔达湖。1191年,在巴士亚附近,建造了巴塔格里亚运河,这一命名,是用以紀念战胜皇帝腓特烈紅鬍子的楞雅諾战役(1176年)的。在同一时期,波伦亚以从累諾河建造运河的执照,发給当地一个团体。1257年,“大运河”可以通航到米兰的城垣下,但它的通航是从1177或1179年开始的。(在1272年,它成为可以通航到城内。)1220年,开通了罗基亚·摩薩运河,即亚达河的最重要的人工支流。新亚达运河,象巴塔格里亚运河那样,是用以紀念1239年皇帝腓特烈二世的失敗的。这条运河通过亚第达河,在喀西諾·斯卡那西奥,使摩薩河和北蓝布罗間取得了銜接。阜姆·波瓦也是伦巴第的最老运河之一,在1298和1308年間,由布里西亚的領主、后任主教的貝拉度·馬基开凿出来的。为了爭夺这些运河的控制权,城市之間往往发生激烈竞争,甚至实际战争。例如,摩德拿和罗基奥之間在1183年曾发动战争,而为了爭取塞歧河水路的控制权,它們爭执了二十年之久。

近代的灌溉系統,是从伦巴城市的这些水利工程里获得了直接起源的;而在伦巴第今天所存在的灌溉系統和十二世紀所开始的,还是一脉相传的。息斯脫西安派僧侶特别是由于提倡灌溉的緣故,而获盛誉。据伦巴历史家兰杜尔福的記載,在圣伯尔拿离开米兰(1135年)后不久,一群僧侶来到了那里,在米兰附近,建造了基阿拉瓦尔寺院,并利用了那些和微塔比亚河连接的灌溉运河,来开垦以前荒蕪的大部分土地。关于中世紀很多大礼拜堂的建筑师的姓名,我們无从知道;同样,关于这批内地巨大建設的工程师的姓名,也沒有記載留下来。

在意大利半島西海岸上，利古里亞灣畔的城市，如熱那亞和比薩，跟着十字軍東征而沖進了東地中海。熱那亞是烏爾班二世在1096年所向呼喚的第一個海洋國家。1097年11月，在十字軍圍攻安提阿的時期，由十二隻船組成的熱那亞艦隊到達了聖西緬港口。在占領安提阿的戰役里，熱那亞人一定會出過很大部分力量，因為他們得以統治聖西緬港，直到該港歸併給安提阿為止；而且，在安提阿，它的統治者波希蒙德還賜給他們一所商站、聖約翰教堂、三十幢房屋、一處泉源和一所市場。關於耶路撒冷的戰爭，如果沒有熱那亞人會及時來到扎發，以供應品接濟圍攻兵士，他們也許不能占領耶路撒冷。1101年4月25日，耶路撒冷王鮑爾文同熱那亞人簽訂了一項條約，允許他們在他們幫助下所攻下的每個城市里有一處居留地和三分之一的戰利品。於是，他們對其他沿海城市就開始了進攻。到了同一年底，熱那亞人已立腳在托托薩、阿蘇夫和凱撒利亞；1104年，他們在亞克獲得了一塊居留地，1106年在阿帕米亞，1109年在勞狄栖亞，1110年在貝魯特，也都獲得了一塊居留地；最後1124年他們還在太爾建立了一所商站，因而使威尼斯人憤恨不平。為了保證這些有價值的讓與權的保持，乖巧的熱那亞人把所有賜給他們的商業權利，列成一表，刻在一塊銅牌上，並把它安放在“聖墓”教堂內高祭壇的背後。這項預防辦法，是做得對的，因為在國王阿摩里（1162—1173年）使上述條約毀滅以後，熱那亞就難於獲得其他特權了。

在熱那亞人同耶路撒冷王鮑爾文所簽訂的條約里，曾規定：如值基督徒征服埃及，他們將獲得三分之一的開羅城。然而，由於國王的柔弱，這項出征遲遲未曾進行；所以，熱那亞在1177年單獨地同埃及蘇丹談判了一項條約，從而它獲得了埃及的商業權利和特權。因此威尼斯人壟斷埃及貿易的局面，第一次被沖破；而他們的勁敵也進入埃及。這一年，就是熱那亞和威尼斯之間長期衝突之



北意大利的商路
 (简图)

开始日期。尽管有威尼斯人的反对，热那亚商船已推进到希腊領水內；显然，在第二次十字軍时期（1147—1149年），热那亚在君士坦丁堡城外一块尚未查明的叫做奥尔康的地方上，已經获得立脚点，因为在1154年我們看到他們扩大了旧特权。但在1170年，热那亚人的商站迁移到加拉达半島上的科拍利奧去，那是在距比薩人居留地不远的地方。

上述的热那亚的发展激怒了现在正在权力高峰的米兰，后者企图垄断北意大利的貿易經營。上文已談过，1130年，米兰因为巴費亚为热那亚充当中間商人把热那亚的东方进口貨轉运到阿尔卑斯山外去，怎样进攻了巴費亚。但在1168年，以米兰为首的伦巴同盟，建造了亚历山大城（这是为尊敬教皇亚历山大三世而这样命名的），来一箭双雕地打击热那亚和巴費亚。該城位在塔那洛河畔的皮德蒙特，即在塔那洛河和波米达河汇合处的上面。这一設防的前哨站，真的是盘踞在热那亚和巴費亚之間的道路；結果使巴費亚的商业城的地位破产，而使热那亚的向北交通路綫也被堵塞住。

可是，这项影响迫使热那亚和南法的貿易关系更加密切起来。虽然在起初几年中，它为此深感混乱，但热那亚最后从伦巴第斗争所造成的形势改变中，可能获得了利益。因为早在十二世紀起初几十年中，我們已可看到有关热那亚商人在下列地点的記載：布罗溫斯、翁提布、佛利犹、馬賽、阿尔茲、貝稷亚、卡卡逊、那旁、帕皮尼安、尼姆、圣齐尔茲、塔拉斯空、蒙特皮列和土魯斯。到了十二世紀末期，热那亚商人再向北推进，远至法国的勃艮第和香宾。他們第一次在香宾市集出现，是在1193年。从那里，只要再前进一步，就可达到法兰德斯了。

在这里，我們可看到威尼斯和热那亚之間的显著差別。在威尼斯方面，由于它的地位关系，它摆脱了那震蕩意大利大陆上的內

証。而且，在威尼斯，国家是至高无上的，政府对全部商业，予以严格而精密的管理。在热那亚，則相反；城市公社是和第一次十字軍同时出现的，政府掌握在时常冲突的大商人家族手里。例如，在1183年，溫提族和卡斯提里族之間发生了內战。薩拉丁在“圣地”的胜利，是对热那亚的一个严重的打击，在第三次十字軍里它才恢复了部分損失。但在1193—1194年間，內战重新发生，終于大家族丧失了政治控制权而它們的商业垄断权也被推翻。于是，叙利亚貿易开放給热那亚人民和那些在“共和国”直接控制下的殖民地；现在，热那亚和威尼斯不同，是一个民主的而非一个貴族的政府了。

在十字軍时代热那亚在和叙利亚与巴勒斯坦建立有利貿易的同时，还和西西里进行貿易，和对岸的穆罕默德教非洲沿海岸維持它旧的貿易，尤其是和布吉亚和修达两地的貿易，并大大地扩充了它和南法和西班牙的商业。1147年，热那亚帮助了卡斯提尔国王反对哥尔多华的哈里发，因而被給予半島上貿易特权的报酬，可是，在1262年卡斯提尔国王占領加的斯之前，它从这些特权所得的利益很少。1157年，它从科西嘉、撒地尼亚、巴利阿利群島逐出了最后一批穆斯林人。

在热那亚和比薩之間，存在着尖銳的競争；这两个邻邦激烈地互相敌对；海上冲突不时发生。从1119到1132年間，和在1195年，在它們之間有着实际战争。在1199年，热那亚和芬替里亚进行过战争。

最有趣而又最重要的，是热那亚对組織商业公司来經營商业企业方面的貢獻，就是，組織真正的商业公司，这种公司是发售股票、分配利潤并分担风险的。每只商船上帶着一个管貨員或代理人来代表投資人的利益。这种公司被称为“海上协会”以区别于那种經營內地城市貿易的类似商行。它是一个真正的股份公司。它

的組織形式，是熱那亞在商業史上的一個重要貢獻；在中世紀後期，它流傳到別處而被採用了；熱那亞人在敘利亞的殖民試驗，對後來歷史上的影響，也不見得比此少些重要性；這項試驗使他們能夠於十三世紀，就是於 1261 年希臘帝國恢復以後，在黑海沿岸建立了一個巨大殖民帝國。

當比薩在東地中海大量擴充它的商業活動範圍的時候，它象熱那亞一樣，還緊握不放它同北非和西班牙沿岸的舊貿易。1113 年，比薩征服了瑪約喀；於是它成為在穆罕默德教非洲港口、在突尼斯和布吉亞建立常設貿易站的第一個意大利城市。1134 年，它的商人和摩洛哥蘇丹，談判了一項通商條約。六年之後，他們在塔巴卡島上還建立了一個珊瑚站。突尼斯總督在 1157 年的一項文獻里，把比薩人說成是“在基督徒中他的最真誠的朋友”^①。明矾是比薩和突尼斯間貿易上的主要目的物，因為它的收斂性，在染色工業上，是很有價值的；它能使紡織品上所染的顏色耐久而不致褪色。

無可避免的是：盧加將被卷入熱那亞和比薩之間的沖突漩渦。因為比薩和盧加之間也有著它們的商業爭執。比薩控制阿諾河口，那是多斯加納內地貨物和由海道運入商品的一個天然吞吐港。比薩對港口上一切進出口貨物，盡量征收捐稅。盧加位於法蘭西琴路上，那是從阿爾卑斯山路延伸到羅馬城的一條進香和通商大路。盧加為了報復比薩，對凡是離開通行大道而要往比薩去的旅客，都課以通行稅。結果，在 1126—1128 年間和 1143—1147 年間，比薩和盧加發生了戰爭；又在 1165—1171 年間的戰爭里，熱那亞幫助了盧加。在這最後一次沖突里，戰爭除了在海面上進行外，還蔓延到南法，在那里每個城市都各有所偏袒。那旁站在比薩方面，

^① “*veris amicis meis quos pro ceteris mundi Christiani diligo*”。

土魯斯·雷門站在热那亚方面。有一次,圣齐尔兹的大市集,因为战斗在它的中間进行而遭受了破坏。热那亚从这冲突里获得了主要利益,因为这战争驅使利維耶拉河两岸上它的弱小邻邦——薩窩那、諾里、芬替里亚、圣摩里佐和圣勒穆——站到热那亚方面以求保护,从而造成了一个“大热那亚”。我們将在下文看到,另一个受益者是佛罗伦薩;它名义上站在比薩方面来进行灵活的干涉,为的要获得阿諾河口的港口让与权。

现在,我們必須轉到南意大利和西西里方面,并在那里寻找諾曼人国家的历史綫索。

罗伯特·基斯卡的征服南意大利以及他的兄弟罗哲尔一世的征服西西里曾造成两个分立的諾曼国家。但在1127年,可畏的罗伯特·基斯卡的世系中断,而由罗哲尔二世(死于1154年)所代表的諾曼族的西西里系把諾曼人的大陆和島屿領土并成为一个王国,或象后来所常称的那样,“两西西里王国”;这一名称是重要的,因为在这联合王国里,西西里是一个較大的成員,而巴勒摩便是它的首都。

在整个地中海世界中,再也沒有一块地方比西西里的地位更有利于貿易的。这一个大島象一只抛錨的战艦停泊在东西地中海之間的窄狭水道上,扼守着每一条通路,向每一只通过的船舶課征通行稅。在南方,埃及和非洲,尤其是开溫,納貢于它;在北方,它几乎在意大利以西全部欧洲海岸上征收捐稅。巴勒摩位在正中点,成了所有經過它的纵横貿易路綫的軸心。巴勒摩的繁盛带动了王国的其他港口的兴旺——阿馬斐、墨西拿、那不勒斯和撒列諾。在上述的各港口內,常常并排地停泊着西自比薩、热那亚、馬賽、那旁、加的斯、修达、布吉亚、米第亚和波那来的船只和东自威尼斯、君士坦丁堡、叙利亚与巴勒斯坦的港口和亚历山大港来的船只。西西里成了各种不同血統、語言、商品、宗教和文明的总汇。这

里是东方和西方的接触点，这里也是北方和南方的会合处。在它的市場上，西欧人、希腊人、东方基督徒和利凡得犹太人中間混合着阿拉伯人和各种教派不同的穆斯林黑人。在西西里的貨棧里，来自远东的奢侈品，如珍珠和宝石、印度鉄器、稀有染料、香粉、中国絲綢、胡椒和香料、埃及棉織品、波斯和土耳其地毯、紅皮和从阿特拉斯山脉来的彩色云石、从非洲来的象牙、鸵鳥羽毛、獅子皮和豹皮，并排地堆儲着。

西西里国王充分利用了

它所具有的貿易上无比的便利；这些便利是由于它的很多港口和它与大海路連接的位置所产生的……王国南部的商业，是被动的而非主动的；就是說，貿易經營主要不是在象巴利和阿馬斐那样的自己城市手里（这些城市在拜占廷时代會是很繁荣的，而在諾曼人統治之下，已失掉它們的地方性独立地位），而是在王国以外的商业城市——比薩，热那亚和威尼斯——手里。其中每一个城市的相对重要性，跟着意大利政局的变动而有所不同，但在这中間它們是分享王国的对外貿易的。我們看到：在它的东海岸上有威尼斯人，在撒列諾有热那亚人和比薩人，在主要港口上，他們有特殊的貨棧以及常常有相当大的居留地；热那亚和比薩的最早商业纪录，尤其是一个热那亚公証人，約翰“抄写員”的簿冊，使我們能够找出它們的商人对商人的、港口对港口的营业情况。西西里不仅是作为以出口貨交換外地产品（如北意和法国的布匹和东方的香料）的地点；而且也作为国际貿易的舞台：通过墨西拿海峡的大道，同东方进行貿易，通过巴勒摩与东方南方沿海各港口，同非洲与西班牙进行貿易。从这一切貿易，国王征取了通行稅。罗哲尔和他的后继者，既不放弃他們封建領地进款中或广大专利事业中的任何一項，而又对欣欣向荣的商业，征收了各种港口捐費以及进出口貨物稅，这样，他們从那个西欧的商人阶层取得了他們的現款；这一阶层就是后来西欧君主国家所賴以建立起来的。据說，单从巴勒摩所得的进款，比起英王从全王国所得的还要多。^①

王国内部資源的开发，是和对外貿易的繁盛并駕齐驅的。在墨西拿周围和在喀拉布里亚，出产鉄矿；在厄特納山周围，开采硫

^① 哈斯金斯：《諾曼人在欧洲》，第232頁。

黄;在特拉巴尼煮盐;显出有趣的阿拉伯的影响的巴勒摩陶器,是很出名的;它的金銀制品是精致的艺术品,在制造玻璃方面,巴勒摩的手艺人在技术上优越于西欧任何工人,連威尼斯人也不例外。总之,諾曼西西里的文明,無論物质的或精神的,都是地中海世界各种文化的混合物。所有这灿烂文化,好久以前已經消逝,现在只有一种关于它过去宏伟美丽的紀念物流传下来,就是它的建筑物。蒙利尔教堂,是在諾曼西西里文明中所有最伟大而又最好的东西的結晶。

伟大伯爵罗哲尔二世,是在西方基督教国家中的一个拒絕被卷入十字軍热狂里的国君。他和穆罕默德教,没有什么冲突。不仅如此,他非但容忍它,而且还羡慕并模仿了发源于伊斯兰文明的很多东西。他很幸运,得从十字軍所产生的商业复兴里取得漁人之利,但迟迟不参加它們的无意識行动。这本来是他父亲的賢明政策,而他对这政策确是信守不渝的。当耶路撒冷王鲍尔文在1100年因占領了耶路撒冷而感到兴高采烈的时候,他还梦想基督徒征服开溫,以图分裂东方和西方的穆罕默德教的势力,而他茫然不知道东方和西方伊斯兰教徒本来是死敌;在那个时候,这个又精明又现实的罗哲尔,写給国王的一封信里說:

如果其他的法兰克人会来到这里,我就得供給他們以軍隊和渡海用的船只。又如果他們征服那地方并留居在那里,他們会把西西里人所經營的生活必需品的貿易夺去;而我就会失掉从他們那里得到的谷物貿易的收入。又万一他們的冒险事业失败了,他們一定会回到这里。于是,我所可期待的,必然是敌对的反击,而我們与非洲之間的貿易和友誼关系将化为烏有了。

如果情势順利的話,罗哲尔期望扩展自己的統治到非洲大陆上去;但他很謹慎,不願以什么不容忍宗教的战争来触怒那里的穆罕默德教徒。事情的发展証明了他的智慧和他的耐心是正确的。因为当沿海城市因反叛开溫的苏丹而乞援于諾曼国王时,罗哲尔

二世竟沒有經過一次战役而合并了从波那到的黎波里一带的全部非洲海岸,在那里,他的公平而又仁厚的統治使本地居民很快地归順新政府。一个阿拉伯历史家談到他时說:“他复兴了扎威拉和瑪第亚两个城市,他貸給商人以資本,救济穷人,以司法行政委托給民众所欢迎的法官,并安排好这两个城市的行政制度”。

諾曼国王对于諾曼人在叙利亚和“圣地”的扩张势力,是冷淡的,但对于非洲,在有利的情况下,他是乐于兼并它的。但是,罗哲尔二世野心的最終目标,是要征服拜占廷帝国,这一梦想,是他从罗伯特·基斯卡和从他以前的波希蒙德所承袭而来的。如果这一計劃能够成功的话,西西里可控制东西地中海的全部貿易,可迫使威尼斯納貢,而且从黄金角上,可同时对欧亚两洲发号施令了。另一方面,正是这项恐惧心理,使得君士坦丁堡賜給威尼斯和比薩以大量貿易特权,使得热那亚和威尼斯甚至消除了它們之間的仇怨,使得德意志皇帝罗塞耳和第一位霍亨斯陶芬的皇帝对諾曼·西西里势力的增加有所担心。1147年,罗哲尔二世趁着第二次十字軍的机会,动手了,但他不是直接进攻君士坦丁堡,而是进攻拜占廷帝国中两个最重要的工业城市:科林斯和底比斯。从科林斯所得的大量战利品,够支付这次出征的經費,而从底比斯,即拜占廷絲織业的中心,这位伟大伯爵帶回了二千以上的手艺人,其中很多是犹太人,并把他們定居在巴勒摩城的一个永久居留地上。这是一項杰作。因为在这以后,西欧在絲綢方面不复依靠拜占廷了;后者自从查士丁尼时代——第六世紀——以来,能够严密地保持着这项有利工业的垄断权。在下一世紀里,蚕蛾和桑树的种植从西西里传入意大利和布罗溫斯的大陆城市。那个住在罗哲尔宫廷里的阿拉伯历史家和传记家爱德立塞,关于他說得很好:“他睡觉时所做的事情,比起別的人醒着时所做的,还要多”。在十二世紀上半期,沒有一个君主,在才干和精力方面,能够比得上他的,連亨

利·金雀花或腓特烈紅鬍子也望尘莫及。

罗哲尔二世在司法和行政方面，也和他在战争和外交方面同样出色。毫无疑问，诺曼西西里君主国，在基督教欧洲，是最有理智、又最有效能的一个国家。它在财政行政和征税制度方面，特别卓越。它的财富超过了一切国家。在它各种不同的社会组成分子中，它的政府的整个体系恰好足以建立他们之间的团结和满意的统一；这些分子包括诺曼意大利人、拜占廷希腊人、阿拉伯人、犹太人，就是，四种不同信仰和四种不同文化的民族。“伯爵所面临的一个事实是：西西里是一个不同种族、不同文明和不同语言的汇合处。由于这个事实，他建立了一种政府体系，把政权建筑在各种分子的宗教容忍和自由杂处的基础之上，因为这些分子，是不能用武力来强制联合起来的。”绝对的宗教容忍，盛行一时。犹太教教堂和穆罕默德教寺院，希腊基督教会和拉丁基督教会，在巴勒摩及王国的其他各城市里，同时存在着。穆斯林人保存着自己的法律，有着自己的法官；对希腊人和犹太人，也给予很大程度的宽容。各个民族享有着完全的贸易自由。一切人们同样须缴纳人头税，没有什么种族或宗教的歧视。这是一切人们的平等权利的象征。

凡是封建世界所熟知的社会阶级——僧侣、贵族、市民和农奴——在西西里都保持下来；这些阶级的混居杂处，使王室经常能够利用一个阶级来抗衡另一个阶级；所以，僧侣或贵族阶级在王国内都是从来没有获得过优势，或者迫使人们有所害怕的。政府虽然在形式上是封建的，但在精神上却是非封建的。国王的大臣是俗人，而不是教士，象在中世纪欧洲的别处那样。在宫廷内，经常使用着希腊语、阿拉伯语和拉丁语，虽然“整个说来，那异于地方习惯法和政治组织的王国法律体系，基本上是诺曼人的，而罗马的、伦巴的和教会的法理学的影响在性质上总是次要的”。那从市民阶层选拔出来的并经过高度训练的一个官僚集团和一个贵族阶层的

有势力的行政团体相对抗，因而遏阻住封建主的囂張跋扈。陸軍和海軍人員，是从諾曼人、希臘人和薩拉森人中招募来的。罗哲尔二世的一个海軍大將(英文“海軍大將”[admiral]這一個詞，是起源于阿拉伯文的)，是叙利亞希臘人，另一個，是阿拉伯人。

然而关于这两位罗哲尔的行政天才，再也沒有有什么比他們在賦稅与財政制度方面，表现得更为显著；那就是把拜占廷和阿拉伯的先例和习惯巧妙地加以吸收並和諾曼人慣例結合起来。阿拉伯人所建立的土地分配制和土地丈量制，都被保留下来而成了課稅的基础。“这类紀錄，象紀錄本身明白地告訴我們的那樣，是以那些保藏在國庫內的土地簿册为根据的。这些簿册，和國庫本身一样，是从阿拉伯人得来的遺產；其中至少一部分，是用阿拉伯文写的；國庫(即“doana”)的官职，象“doana”这个詞一样，也是用阿拉伯文写的。”这些土地簿册，是一个有价值的而大部分尚未經探查的財政和統計資料的泉源。对伟大伯爵來說，关于取得完备而又正确的統計資料，是一項迫切的需要。所以，在他占領那不勒斯以后，他所发出的第一道命令，就是关于測量全城，以求确定它的面积范围和它的人口数量。

諾曼西西里政府的財政部，無疑的，在欧洲同类的行政部門中，是最有效能而又是最进步的組織。这行政部門的两个最高級官員，是英國人——塞尔比·罗伯特和托馬斯·布朗——后者后来任职于英王亨利二世的財政部內。在諾曼文献里，奇怪的，他們的名字是用希臘文和阿拉伯文写的。在十二世紀后半期，英國的財政和賦稅行政制度和同一世紀前半期的諾曼西西里的制度之間，存在着很多类似的地方。而且，英王和法王的政策，在某些方面，是从西西里得来的。当法国腓力·奧古斯都 1180 年登极时，有一个大臣劝告他應該学习諾曼西西里的政府制度。至于西西里和英國与諾曼底間的商业关系，我們所可得的証据很少。可是，象

哈斯金斯所指出的那样，“具有重要意义的是：我們听到在撒列諾有一个伦敦商人；在柏刻特墓市集上有一个布林的西商人；在阿味薩地区內，至少直到 1135 年时，卢昂的货币还在通用。”

罗哲尔二世的求知兴趣，对經济社会史，也具有影响的。他酷爱历史和地理；为了滿足自己的好奇心，他把当代最著名的阿拉伯地理家爱德立塞召唤到他的朝廷上来。爱德立塞用了十五年的工夫于研究工作；直到伟大伯爵逝世之前六周（1154 年），才完成了一本著作（用阿拉伯文写的）。

这一本书，叫做《罗哲尔的著作，或爱好周游世界的人們的快览》，是根据十二个地理学家的旧著作写成的，包括古典的和穆斯林人的著作。但是，他不滿足于仅仅依靠文字作品的編纂，为了达到更正确的目的，罗哲尔邀請了香客、旅行家和各国商人集合在他面前来討論和审核他们对他們的报告，詳加揀选并核对。当罗哲尔发問时，爱德立塞执笔纪录。他仔細地比較了尺度和距离之后，制成了一只銀盘，上面刻划着所有已知世界的海洋、島屿、大陆、平原、河流、山脉、城市、道路和海港。这幅地图还附有释文和各种关于产品、风俗、种族、宗教、物质与精神特点的表格以及关于一切气候的表格。这一只繪上地图的銀盘，已經破碎，而这“地理书”还保留在阿拉伯学者的藏书室里。可是，这是关于实际探险和有系統的統計的一篇最早的論文，里面，諾曼人和阿拉伯人的天才各貢獻了一部分。^①

关于諾曼西西里王国对經济史的影响这一討論，再說几句话，就可結束了。上面关于十字軍一章里已經讲过，海洋和商业法，即国际公法的开端，是从地中海世界在十字軍时期的冲突和融合里产生出来的。对于这项混合法典，有一个在諾曼人統治下的下意大利的城市曾作出重要的貢獻。这就是亚浦利亚的特拉尼城，位于海岸上巴利城的上面。該城的商业繁荣在十字軍时期大大地增长起来，因为它的港口便于船只的进出和貨物的装卸。在这一方

^① 昔蒙：《意大利(巴勒摩)杂記》。

面，它堪与布林的西和巴利两港口相媲美。这里，寺院騎士团在早期已为香客們建造好一所医院；这里，比薩、热那亚和佛罗伦薩有着它們的商店和銀行；这里，威尼斯維持着一个常駐領事；阿馬斐人有着一个特殊居留地；这里，圣尼古拉每年一度的市集吸引着成千上万人。由于所有上述的商业关系，特拉尼的海洋法，在地中海地区获得了承认，因而它有助于从希腊、阿拉伯、意大利、布罗溫斯和卡特伦起源的法律的汇集，而这些法律的总汇成为十三世紀中所可看到的成文的国际法规。关于这特拉尼法典的形成日期，迄无定論。过去，有人认为这个日期是在 1063 年，但这一年代似乎是太早些；现在，学者們把这法典的形成日期放到 1183 年。法典的拉丁文原本已經失传；所保留下来的，只是意大利文的譯本，也許于 1363 年，在那不勒斯安吉文朝时代譯出的。

热那亚、比薩和威尼斯，对西西里都抱着又害怕又妒忌的心理。对于所有这三个国家來說，政治、貿易和宗教，是互相交錯而分不开的。1135 年，当教廷发生分裂而西西里·罗哲尔二世支持反教皇派的时候，比薩就抓着这一借口，劫掠了阿馬斐。次年，当教皇英諾森二世贏得胜利的时候，他着手組織同盟来破坏諾曼政权，并邀請了热那亚、比薩和威尼斯参加。热那亚不願参加有比薩和威尼斯参与的任何組織，而罗哲尔对威尼斯人給予西西里的商业利益来使他們脱离同盟；这些利益，还在 1175 年予以重申。这样一来，同盟破裂；它的成員遂一无所得。

在本世紀的后期，意大利局势跟着腓特烈一世紅鬍子的参加意大利事件而变为更加严重起来。腓特烈雄心勃勃，不满足于破坏伦巴城市的計劃，他还梦想扩展帝国权力到南意大利和西西里去。为了这項目的，1162 年在征服米兰以后，他竟然同君士坦丁堡皇帝麦紐尔·昆尼諾斯簽訂了同盟条約，允許希腊人占領安科納和巴利来割断威尼斯从諾曼人方面取得接济的路綫（这一政策，

对麦紐尔來說，不胜欢迎之至，因为他正在憤恨威尼斯在君士坦丁堡的高压手段)；腓特烈还慷慨地約許比薩占有从維奇亚城到热那亚边境的几乎全部海岸以及在下列地点的貿易自由：西西里、喀拉布里亚、亚浦利亚、那不勒斯的一半地区、撒列諾、墨西拿、巴勒摩、加厄大的全部地区、馬薩拉和伊拉伯尼。同时，腓特烈还以类似的允諾来引誘热那亚：約許它可占有叙拉古，西西里島中央的二百五十个封邑，“并在每个城市里一条街道和一个商站，得完全豁免捐稅。布罗溫斯商人将被禁止进入西西里和喀拉布里亚；威尼斯人亦然……最后，承认了热那亚人对从摩納哥到維涅尔港一带的沿海岸統治权”。

即使腓特烈一世真的会有力量来完成西西里的征服，对于热那亚和比薩的易受欺騙，就是，它們竟然认真地相信这些允諾的誠意，我們也难于忍得住好笑。这些利古里亚城市，如果不被貪婪心理所蒙蔽的話，不應該如此糊涂。因为腓特烈一世在要求撒地尼亚和科西嘉作为帝国封邑这一点上，已够使它們发生惶恐；在这两島上，比薩和热那亚好多年来已經从事开发工作。从这些夸张的允諾里，原是得不到什么結果的。腓特烈一世被召回阿尔卑斯山外去了；同时，热那亚和比薩在君士坦丁堡的居留地也开始了战斗。

到了十二世紀后半期，意大利三个强大海洋共和国的政策已清楚地确定了：比薩是属于强烈的帝国派或基伯林派^①；热那亚和威尼斯是属于反帝国而亲教皇派，即卫尔夫派^②。可是，局势并不是这样簡單的。因为热那亚和威尼斯虽然都反对皇帝，但相互之間，仇恨很深；这一情况促使比薩和威尼斯逐渐接近而締結了同盟，尽管其中一个国家和皇帝友好而另一个国家和皇帝敌对的。最

① 中世紀意大利的反对教皇而拥护皇帝派。——譯者

② 拥护教皇而反对皇帝派。——譯者